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 目錄

第一	勞農會之普遍的發展	一
第二	論勝利對於全世界的標準	三
第三	必要的權力	四
第四	卜列斯登和約之意義	六
第五	各地勞動界之勃興	一〇
第六	誰是強有力者——我們或協約國？	一二
第七	世界革命之必然	一三
第八	赤色軍隊之建設	一五
第九	戰爭底困苦之於勞農俄羅斯	一九
第十	我們的空前的發展和苦戰的勝利	二一

- 第十一 關於軍事專門家問題……………二五
- 第十二 利用那些被資本主義所惡化了的但甚堅牢的東西爲建設社會主義之材料……二六
- 第十三 吾黨鬥爭之結果……………三六
- 第十四 誰是勞農政府底鄉村柱石……………四〇
- 第十五 猾奴利用飢荒從事煽動……………四三
- 第十六 對於飢荒之鬥爭……………四六
- 第十七 關於救濟方面之切望……………四八
- 第十八 禾爾加河流域和他處之糧食貯蓄……………五一
- 第十九 頓河流域——一個糧食的源泉——赤軍之戰勝……………五五
- 第二十 我們以殲滅敵人爲成功……………五八

#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列寧著

墨耕譯

## 第一 勞農會之普遍的發展

現在，我們重建革命的國際黨——共產主義的國際黨底目的，是已經達到了；現在，勞農會制度之運動，是已經自動的完全變為第三國際黨底學理的和實用的綱領，且此種綱領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現在來回想勞農會之普遍的發展，也是很合時宜的。什麼是勞農會？這種制度，非由某人所想出，乃由羣衆所造成的，究竟有什麼價值？

據我的見解，祇有從這一點分析起來，始能把這種事務的價值，批評正確；這種事務之萌芽，已是早在我們之前，早在無產階級奪得權力之前，並且這種事務之實行，近年以，來

我們也在俄羅斯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下試辦過，畢竟也就通行了。

我們祇有從勞農會之普遍的作用，他的普遍的意義和他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上之位置上着想，始能明白我們所處的是何種地位，所以我們除了這樣再沒有旁的可以批評他；而且可以用一種回顧底方法，來檢查我們的手段之正確或不正確。

當現在的時候，一種這樣普遍的，總括的，闊大的見地，對於我們，尤為加倍的重要，因為此刻在俄羅斯有好多黨人，往往因倍嘗苦難，於是對於他們的工作，就表示不充分，缺點和不滿足的結果，由此惹起種種錯誤，竟將那迫切的，經常的，燃眉的，屆期的管理事務——負於勞農政府之肩胛上的實用的施行，看得很輕，甚至攪亂，對於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反抗起來——但對於這些活動條件之反抗，完全沒有發生效力——而專注意於管理底瑣細事體，却忘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普遍的發展之在全世界的標準，却不知把他的發展，用勞農政府或者最好是用勞農會運動，用無產的羣衆之往來於勞農會內部——這種種方法都是我們已經實行過且忘了的——用這種種手段，來在勞農會內部實現獨裁政治。

我們要向可能一方面走，來把那班實際上與勞農會的工作表同情的人之注重管理瑣事的弊病，稍為去掉一點，並且使之認識，究竟我們還剩下何等重要的手段，應該要幹：這種責任，因為我們應要負擔的，是很困難的，但是也要明白這是通常的事務，我們的注意力應該及到的——我們乃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軍隊之一部分。

## 第二 論勝利對於全世界的標準

就全世界的大勢而論，要想得到一個完全的最後勝利，單獨一個俄羅斯是斷然做不到的；至少也須在各先進國家或少數大一點的先進國家裏，其無產階級之勝利，已經得到手之後，方能說到這一層。然後我們也才能十二分的担保說，無產階級之事業得了勝利了，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推翻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

這個目的單就我們一國說起來，算是實現了，却又發生第二個事務。若是在一個國家裏，有產階級已經倒了，勞農政府已經實現了，於是所謂第二個事務，就是：按計畫在國際

間從事鬥爭，這個鬥爭底方針自然不同，這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間，無產階級的國家之鬥爭。

這是一個極新而極困難的情形。

但是就他一方面說來，若是有產階級底權力已倒，則建設組織底事務，又變為主要事務

## 第三 必要的權力

現在在柏恩（Bern瑞士首府）開會的黃色社會主義者常抱此種意思，把我們當作地位很高的外國人，來拜訪我們，而其特別最喜歡說的，就是，「布爾雪維克相信權力萬能」這句話。要知這句話，可以證明是出自常人口中，這種人多半帶有革命的鬥爭之熱忱，而又完全被有產階級底權力所壓倒（我們可以參看德意志各種情形），却不知將那必要的權力之戰術，賦予其無產階級。

有的地方，這權力是必要的且是有用的；也有的地方，這權力之促進，是決不會發生效果的。這個分別自然不是人人能夠懂得，無論如何，也要舉個例，來說明他。當十月的時候，我們藉勞農政府，利用舊政府之崩壞和革命的權力，來把有產階級推倒；權力已是促成一個很光榮的結果了。

爲什麼呢？第一，因爲羣衆在勞農會裏，已經有了組織；第二，因爲我們的敵人——有產階級，經過自二月至十月長期的政治時期，大半是分裂了，零落了，好似一塊春水之冰，內部早已完全失其効力了。所以我們的十月運動（*Die Oktoberbewegung*）——大約可與現在德意志的革命運動相比——才能如此容易得到一個革命的權力之完滿的光榮的勝利。

試問沒有如此的條件，人可不可以預定這個鬥爭底方法和形式，能實現這革命的權力之便宜的勝利呢？

一個這樣的假定，恐怕就要發生極大的謬誤。並且這在一定情形之下成功的革命的勝利愈顯明，則危險之發生亦愈多，這是由於我們把這個勝利底意義弄顛倒了，且對於他沒有



平心靜氣去再三思量，究竟要在何種情形之下，才是可能的。

當我們把克倫斯基 (KERENSKI) 政府，米爾若可夫 (MILJUKOV) 聯合內閣，如斷織絲一樣的推倒了；當我們把「他在這各方面的集合體內，怎樣能安於其位」這個問題，實驗過了；當我們把他招待過了——把這內閣的玩戲，由右至左，由左至右，由下而上，從上而下的演完了；於是就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任如何遷就其坐位而求利益，終無半點效果」的東西，然後好像長了羽翅的一般，從他的席上飛去了。

當這種事體之橫於我們的目前，和現在當作實際事務的世界帝國主義之橫於我們的目前者，是否宛然相似呢？一定是不相似的。

## 第四 卜列斯登和約之意義

由這點看起來，那末，在外政底範圍上，卜列斯登和約底問題 (DIE FRAGE DES BRESTER FRIEDENS) 又惹起了如此的困難。羣衆運動底特長，就在此地，來戰勝他。

但是一部分的同志們，對於這個和約之承認，認爲是我們的一個無限大的犯罪：此種謬誤之起源，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且現在國民中，還有一種如此特出的怪物，祇知紙上談兵的亂說，一心一意謀個人的利益，迷信有了經驗，忠告可以解迷惑，如此等類，無所不爲；一竟到了現在，還確言這是一個同德意志的帝國主義同意的表示。

不錯，當我們與「沙」（俄皇）一致的時候，當我們進入反對的復古的帝國國會，且從內部去破壞他的時候，也曾是一個這樣同意的表示。

試問在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裏，沒有無產階級底相應的發展，想單用權力去推倒世界的帝國主義，人能不能夠算定呢？

若是將此問題，這末一提出來——我們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是常常知道這個問題，必定要這樣，且祇能這樣提出來——那末，強權政治底應用在此處，好像是一種蠢到十分的無意識的行爲了，好像是對於這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強權政治是一定能有效果的——之理會力都完全沒有了。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看明的。我們是由經驗而變聰明了。

時候到了，於是我們在卜列斯登和約的時期內，蒐集我們的力量，在極大困難之下，把一種新的軍隊——赤色軍隊底基礎，來好好地建妥；這個基礎在這一個國家裏，似乎世界上再沒有旁的國家能用武力推翻他，打破他。——時候到了，於是我們於一九一八年上期和下期開始之際，把那純正的社會主義的赤色軍隊之基礎，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來，同時其他各國之帝國主義，因為內部之分裂，抗議之膨脹：內部空虛而實力就弱下來了。

且在德意志，革命的權力，轉瞬間就獲了勝利，亦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裏面，鬥爭底數月之久的發展，把帝國主義掩埋了。現在這種同樣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之內——在一定程度之內，並非包括一切而言——按照協約國之情形，一定是可以拿來重演的。

近來有一位美國人，他對於西歐各國之優勝，曾經很注意的，直接的且毫無偏頗的觀察過，和我說道：『現在對於法蘭西最迫切的，最可能的事務，即解釋他的迷惑，破除他的空想，因為人家總是以履行條約去詆諛法蘭西人——常常這麼說，你們是戰勝了。』加以全法

國之國民素具舊的愛國的感情，且有一八七〇年遭人蹂躪之餘憤，而又經此四年苦戰，民窮財盡，處於疲困狀態之下——凡此種種都是最容易爲有產階級所利用，而引其入於偏狹愛國主義（CHAUVINISMUS）一途的，『我們是戰勝德意志了，我們的荷包將要充滿了，我們將要休息了。』但是那位清醒的，以商業行爲去觀察各種事體的美國人說道，『德國人是一定不能交付的，因爲他實在沒有法子，能夠拿出這筆賠款來。』

因爲最後一瞬之和會快將出現，快有得到完全勝利之希望了，所以剛纔人家總是用踐約那一類的笑話去訶諛全法國的國民。但是和約底意義，竟能使少數幾個從這個血海裏面逃出來的，折手斷足的生存者之一切希望，歸於破產，然此種痛苦是能夠解脫的。不過在這個舊的資本主義之下的世界上，可說毫無解脫之餘地，因爲戰爭之結果，在資本主義的全世界之上，已經積成資本主義的犯罪之一個這樣洶的危機，和一個無限大的破壞；所以若不將這個危險物去掉，那就真的沒有活動之可能了。

雖說那班人——那班非革命者，不相信革命的人，對於革命害怕的人，常常從理想一方面

去討論這一點，然而由這次大變故之經過和帝國主義的戰爭之結果將會證明出來，確定出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革命，再找不出別的路了。

我重提一遍，這些情況底價值，已經使我特別注意，陷我於驚奇狀態之下了，那位美國人之論這點，不過出自商人眼光，他對於什麼階級爭鬥自然是沒有究研過，對於一切的愛國熱忱，都認為很荒唐，尙且能以一言，即關係於百萬人千萬人之休戚，而知早爲之計，設問自答：人家將會交出賠款或不至於？——再從他一方面，用純粹經商的打算爲着力點，答道：「並沒有半點東西在那裏，能把什麼東西拿來交賠款！二十個「柯皮肯」（KOPEN）想換一個「盧布」（RUBEL），是當然沒有這一回事的！」

## 第五 各地勞動界之勃興

在各協約國中，因爲勞動者根本上是表同情於勞農制度（DIE SOVIETFORM）的，所以在各地早就有一種很有勢力的，很堪注意的，蓬蓬勃勃的氣象：這種狀況，是我們所能見到的

譬如巴黎的羣衆，較之他國民衆是容易受感動些的，這是因爲他在巴黎身受了優良的教育，實行了屢次的革命的緣故——這種最容易解發的羣衆，對於無論什麼演說家的欺騙言論，概行反對，對於那班敢說反對「布爾什維主義」(Bolschewismus)的人，尤其排擠得很；並且我們對於這種樣的羣衆，不說什麼假話，就在數月之前，若是有人向他說「布爾什維主義」怎樣好，怎樣有利益的話，那就馬上就要弄出多少譏刺的話語和衝突來哩。

因此巴黎的有產階級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全部欺騙，誹謗和陰謀底計畫，布滿了全城。但是這有什麼價值，有什麼意義，我們却全知道了，因爲我們布爾什維克者，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對於純粹第三階級的新聞紙之挑撥，已經實行過。那班有產的先生們，總以爲能在欺騙和誹謗底網中，把布爾什維克捕縛到手，誰知對於我們匪特完全失望，且給我們以多少良好的機會；他們攻擊我們，破壞我們愈利害，結果，愈是表示一種無能力的樣子給我們看，且愈是喚起後進的勞動者之注意：「若是資本主義者對於布爾什維克愈罵得利害，

則布爾什維克之攻擊資本主義者亦愈加顯明！」

於是我們認爲卜列斯登這種極殘忍的，極野蠻的和極受屈服的和約之經過，是我們的一個唯一正確的政策。

並且我相信，再把這個政策拿來實行，亦不爲無益，據現在的情形看，協約國政府具有同樣之性質，其全副精神，都用在那暴虐的要求上，把他的債務，他的苦難，他的滅亡，通通推往俄羅斯，用來掠奪俄羅斯，抵制俄羅斯，以爲防止本國勞動界發生暴動之計。

## 第六 誰是強有力者——我們或協約國？

若是我們不存成見去觀察事體，我們應該明確的說，若是我們不願欺瞞自己，又不欺瞞他人——對於一個革命家，這是一種有害的行爲——我們也應該說，就是據帝國主義的勢力一方面看，協約國是強過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就事體底發展上着眼，那我們亦能十分明確的說，亦能根據一種證明——不

僅是根據我們革命家的見解，亦且根據經驗的——來說，就是這些協約國的權力，將會沒有長期存在之餘地；因為他是直接立在國民心理一個強烈的變遷之前。

他們以訶諛法蘭西的勞動者的笑話，同樣的去訶諛英國勞動界：『我們將要掠奪全世界了，然後你將得飽暖』。這差不多全是從第三階級的新聞紙上呼出，用來訓練未發展的羣衆的。

到不了幾個月之後，他們既不死戰沙場了，他們自然會講和；這是有好些的真實的先兆，擺在我們目前，我們容易明白的。但是若是協約國方面打勝了來講和的話，那就無須彼此嘩辯，無須彼此爭論，而這個和會馬上就會發生破裂，因為法蘭西，其小麥的生產額，已加倍的減少，生產力既完全消滅，眼見得就要起飢荒；這種空前的債務和猛烈的破壞，都是他們急急於要謀救濟的——要知道他們實在沒有救濟這些困難的能力。

## 第七 世界革命之必然



若是大家對於各種事體，用合理的眼光去觀察，那末，大家一定要承認那種批評底方法是一天一天促進將來世界革命實現的；那種方法是在俄羅斯革命之價值上，已經表現一個如此正確的模範了。我們是知道的，排水路的刀量一天一天加大起來，將會把協約分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些冰塊，一片片遠送他方。

一方面，協約國是強過我們，但是他方面，他們對於他們內部的情形，實在沒有法子，能夠維持長久，

外交上極複雜的問題，就在這種情形裏面發生出來——這個問題，我們自然要在極短時間內去解釋他；雖說我對於這個問題底各方面，沒有充分的指示，然而也是我應要說明的；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意思：要把外交上委員會活動範圍內之經驗，向各位同志們，解釋解釋，使各位同志們有一個明瞭的精確的概念。

卜列斯登和約就是我們實在的經驗。這個和約就委員會底各項外政論，要算是極實在的。我們應要候一候，寬容寬容，我們的方策應要權變一權變，低心下氣來把這個極受屈

服的和約簽好了，然後始能保守這點可能，來對於新的社會主義的軍隊建立新基礎。並且一到我們將這個基礎打妥之後，畢竟我們的強有力的和暫時萬能的敵人，已經是表現一種疲憊不堪的樣子了。

關於這點，其發展之勢力，亦漸普及於全世界，並且這是極重要的，極根本的教訓，爲人最容易深記的，最容易明白的；對於外交上極複雜的，極困難的，極錯綜的問題，這樣做去，一定沒有錯的——在委員會會議，中央委員會和勞農政府之前，早晚之間，這個問題定會發生的。

有了這種暗示，我暫把這個外交問題擱開，來討論幾個其他的，極要緊的問題。

## 第八 赤色軍隊之建設

各位同志的朋友們！若是說到軍事上的活動，那末，當一九一八年二月和三月——一年之前——的時候，我們並沒有軍隊。我們大約有一千萬的武裝勞工和農民，也就將舊式軍隊撲

滅了，將舊式軍隊完全驅散了；且有了十二分充足的準備和勇氣，再來出發，前進，無論如何，總是百戰百勝的。

當時這種情形在俄羅斯，都視爲是非常特別的。人家總以爲：俄羅斯人是素來缺少忍耐性和組織力，這種事體斷非俄羅斯人所能成就，祇有德意志人或有成就之希望。

人家對於我們的批評，既經這樣相反。但是我們現在有眼可見：數月之間——所謂德國式軍隊之組織，關於教化，工藝，紀律以及對待病者傷者的人道的條件和休暇等類，都是遠出吾人之上，而不可同年而語的，畢竟亦在此地有同等樣的軍隊產生出來。血浴——長年的血浴一出現，就是最有文化的和最有紀律的羣衆，亦是擔負不了的，到了一個絕對破壞的時期，就是最高尙的德國軍隊，亦是不能阻擋的。

這是明明白白不僅對於俄羅斯，即對於各國，亦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就各個不相同的國家而有分別，但是有了一個限度，那末，若是出了這個限度之外的話，那就任憑你怎樣，終是不能對向資本家底利益宣戰。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觀察的。

德意志的帝國主義底假面具，已是自行揭破，現出其強盜的眞面目來了。最重要的，就是：無論在美利堅或法蘭西，——在這些大名鼎鼎的『德謨克拉西』裏面（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些倒運的人，這些社會主義之逆賊，常自稱社會主義者而喋喋於德謨克拉西），在這些世界上最先進的『德謨克拉西』裏面，在這些帝國主義底共和國裏面，其無恥之相，層見疊出，差不多無時無地不表現其野獸，肉食獸之天性。他們掠奪世界，彼此鬥爭，彼此防備，未嘗或息也！

這是不能長久隱藏住的。縱是在此大戰正酣之時期內，可以隱藏着，一旦戰夢過去，和會迫近，在此『德謨克拉西』裏面，任憑你如何隱瞞，這個強盜行爲的戰爭，終會被羣衆看出來。多數『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恰似一個肉食獸的化身；這個極殘忍的，極無恥的肉食獸之用意，無非想以數千百萬人之生命，作清償債務之代價品，換句話說，就是作清償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先生們底債務之代價品，所以他們，才能如此大發慈悲，一一斷割其咽喉。這種欺騙，都是一天一天會被羣衆發覺的。

在這種情況之中，這樣的政治運動是可能的；如英國極富足的，極有政治經驗的有產階級的大報館『泰晤士』一位戰時通信員對於這樁事體的批評如下：『全世界之陸軍自行瓦解；祇有一個唯一的國家，其軍隊正在建設——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

這是一種事實，爲有產階級應該承認的，就是以軍國主義的眼光看去，有產階級是強過於『勞農會布爾什維主義』，然而我們對於這種事實，其價值應全在這一年來勞農會運動之結果上。

一個革命底目的，我們是已經達到了；這一千萬的軍隊多半逃的逃了，再不能負擔這個猛烈的戰爭了，並且認此種戰爭爲犯罪了，於是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的軍隊來代替他——這種千萬的社會主義的軍隊，一個個都自己明白，他們爲什麼而鬥爭；他們負擔了這個極大的犧牲和限制，雖遠過於『沙』的時代，然而他們很願意，他們明白；他們保護的是他們自家的事體，他們自家的土地和產業，他們工廠裏的自家的權力；他們保護的是勞動者底主權，並且其他各國的勞動界之活動，雖說很難很慢，然而總是一天一天醒了過來的。

這是一種這樣的狀態，由這種狀態就可以確定勞農政府底一年來的經驗之特點。

## 第九 戰爭底困苦之於勞農俄羅斯

戰爭之對於勞農俄羅斯，實有無限的困苦；戰爭之對於一個——已經忍受四年之久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恐怖的——民族，實有無限的困苦。戰爭之於勞農俄羅斯，實在是一個無限大的重荷。

但是我們的強有力的敵人現在已經自己承認他的軍隊是自行瓦解，同時我們的軍隊正在建設。究其原因，是因為在歷史上，這種軍隊算是第一次接近——第一次的不可破裂的接近；人能說，勞農會的不可破裂的結合是由軍隊而建設的。勞農會結合各種勞動者和被掠奪者——軍隊之建設，則全以社會主義的防禦和認識為基礎。

十八世紀的時候，一位普魯士的君主說過幾句聰明的話：『若是我們的兵士有了這一個「我們為什麼而鬥爭」的觀念，那末，人家對於我們，簡直沒有宣戰之餘地了。』這位古代

的普魯士的君主自然不是愚人。若是我們把我們的情況來和這位君主比較一下，那我們現在儘可以說：我們能夠宣戰，因為羣衆都明白他們爲什麼而鬥爭，因爲他們都不顧各種空前的重荷，很願意鬥爭（我再說一句，現在，戰爭底重荷，比之處於「沙」的治下時，還大得多。）雖然，他們知道這種犧牲是很大，這種戰爭是很苦，而他們總是爲保護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其他各國勞動界的利益而鬥爭——這些勞動界都是各自分散的多，但現在也漸漸回醒過來，漸漸明瞭我們的位置了。

有種蠢如鹿豕的東西，還對於赤色的軍國主義悲歎起來；還是政治的欺騙者，表面上現出一種很特別的樣子，好像相信這是無意識的舉動，並且百般設法，專心去尋找該種樣的錯處，因此利用其辯護士的法術，創造一些荒謬絕倫的議論，視羣衆如「眼中釘」似的。譬如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常叫是：「看呵！看呵！人家用赤色的軍國主義來代替你們的社會主義呵！」

其實說起來，何等可驚的犯罪！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已猛烈的攻擊俄羅斯共和國了，要來

窒殺他了，且我們着手建設一種軍隊，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他爲什麼而鬥爭？他爲什麼而犧牲？要知有了他，才能抵抗多數的敵人，有了一月一月的抵抗，才能在此至今尚未成功的情形中，來速成世界的革命——如此，才算得是赤色的軍國主義！（ROGER HILFMANISMERS）

我重提一遍——這種人或是蠢然一物，於政策上沒有絲毫價值的，或是政治的欺騙者。

這種戰爭是先開罪於我們，這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一八年之初季，我們才算把舊的戰爭結束了，並沒有新起戰端；各位都知道，西部，南部，東部的白衛軍藉協約國之援助，進逼我們，因爲對於軍用品和準備——這些軍用品全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所剩下的，聚集在最先進國裏面，運來援助白衛軍的——都有充分的把握，於是彼此號召，用作聲援；這是什麼緣故呢？各位要知道，因爲這些百萬家財千萬家財的人，他們也明白了，在此地他們的命數將盡，他們自己快要滅亡，若是他們不快些起來壓迫我們。

## 第十 我們的空前的發展苦戰的勝利



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做了空前的努力，他拿了犧牲，換了勝利；若是我們當此一年內亂之結局的現在，把地圖拿來觀察：什麼是一九一八年三月間之勞農俄羅斯？一九一八年七月間，他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在下列斯基和約底直綫上，西有德意志的帝國主義者，烏克蘭是在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壓迫之下的，東至卡站（KASAK）和西門貝斯克（SAPINSK）則在被英法所收買了的捷克斯拉夫（TSHECHO-SLOWAKEN）統治之下，但是現在把地圖拿來一瞧！然後我們可以看見：我們有了空前的發展，我們有了苦戰的勝利。

這是當然的情形，據此種情形看來，祇有那班極污穢的和極卑賤的政治的欺騙者，才用得着高慢的言辭，才能歸罪於我們的赤色軍國主義。

革命這種事業，若是把奪取一步做完之後，即把他藏在口袋裏面，然後就認事業為已滿足，這是歷史上從沒有一回事。若有誰認此種革命為可以料到的，那末，他不僅不是革命家，且為勞動階級底極惡劣的敵人。並且從來沒有一回這樣無意義的革命，即如第三階級的革命，其目的固是在把少數人手中的權力拿到其他的少數人手中來，然而還是找不出一

個這樣的革命。對於這個，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子！譬如拿法國革命來作例題，這是很恰切的，十九世紀之初，一切舊政府都出陣來反對他，破壞他，因為他們明白用大規模的民衆活動來保護他們的奪取，所以這些民衆始終將全世界底總攻擊打退了；他們的一個最大的功績，也就獲得了。

革命這種事業，在實行上，鬥爭上，火綫上，必須有一番真實的試驗。若是你受了壓迫，受了掠奪；若是你想革命，你想推倒掠奪階級底權力；若是你已經拿定了主意，始終來幹傾覆他的事務——那末，你就應該知道，你一定會惹起全世界掠奪階級底攻擊；若是你已經決意去迎擊這個攻擊，並且不顧一切的新犧牲，來成立這個爭鬥，於是你才算得是一位革命家，否則你將會被人踐踏，被人蹂躪。

講到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切革命底歷史爲一模範。

我們的革命之實際的經驗，就是：我們以一個這樣後進的國家，而權力之奪取，勞農會制度之管理以及勞動者和被掠奪者底權力之奪取這些事業，都比別的國家實現的早些。但

是我們亦能至少在其他各國的羣衆開始活動的時間以內，把他保持堅固麼？若是我們沒有能力，施行我們所主張的新犧牲，那末，可以說這個革命，在歷史上是不合法的。話雖如此說，然而文明各國底如狼似虎的民主主義者（DEMOCRATEN），在此大多數強盛的自由的共和國裏面，如在美國，對於百數之布爾什維主義者之出見，還是異常害怕；這就可以表示其傳染力之大了！且這些新從飢荒的破亂的俄羅斯移來的民衆，爲數不過一百——但亦將在該處高談布爾什維主義——以之與這大多數民主主義者對抗鬥爭上似乎是很困難！要知羣衆底同情心是在我們這一方面的！至於有產階級之所恃以爲助者，不過是：在他們手中的武器，在他們手中的大砲，尙未失掉之時期內，他們可以用這種大砲準向勞農俄羅斯射擊。然勞農俄羅斯之受他們的壓迫，至久亦不過幾個月的事體，因爲到了後來他們失其所恃的時候，他們一定沒有能力可以壓迫俄羅斯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這就是這一年來國民委員會對於戰爭政策所取之方針；我們既將各種事實，各種結果，都指示出來了，所以我們可

以說一句公公正正的話：我們祇有照這樣做去，始能通過這關試驗，且這些經過戰爭而非常

疲倦的勞動者和農民，雖處於這些更加苦痛的條件之下，但有一鼓新鮮豪勇之氣，來創造這個新的軍隊。

簡括言之，就是勞農政府底政策之結論，是專在軍事的範圍內。現在在此地，我還有幾句話，對於一宗事體要說，就是在戰爭問題內的政治與他種問題的政治及經濟的政治，有什麼關係——我先說軍事專門家底問題。

## 第十一 關於軍事專門家底問題

這個問題惹起了怎樣的爭論，這大概是你們大家所知道的，即如有好些的同志，他在布爾什維克派共產主義者中間，算是極盡忠的，極信仰的，對於我們利用舊的軍事專門家——「沙」的軍官和將校，來建設赤色社會主義的軍隊，曾經極力提出異議，以為這班人既盡職於「沙主義」(ZARISKUS)又往往有慘殺勞動者和農民的污點。

這種異議之發生，是彰明較著的；那種樣的不願意，本也難怪。但是不利用「沙主義」

的軍事專門家之幫助，怎樣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軍隊！

不用說，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軍隊，祇能採用這種方法。並且若是我們對於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這個問題，仔細想一想，這也不是十分難懂得的，即建設一項，祇有按照這個法子，始能說到「可能」二字。這個問題之於我們，不僅是一個軍事上的職務，即在國民生活和國民經濟底各種範圍上都是利害相關的。

那些舊的「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妙想天開，以為可以用別種樣的人來建設社會主義，以為第一步就在養成一班勇敢的清高的有好學問的人，然後再從這班人裏面，使其變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於此點，是常常譏笑過，解釋過，因為這是一種傀儡戲，這是對於社會主義底女子中學生一種消閒解悶的說法，並非真實的政策。

第十二 利用那些被資本主義所惡化了的，但甚堅牢的  
東西為建設社會主義之材料

我們想用那些被資本主義引誘了的，惡化了和正在惡化的，且爲資本主義底爭鬥所鍛鍊了的人，來建設社會主義。有的是無產者，他們的鍛鍊程度有這樣子，他們的犧牲能力，比之各種軍隊還要大一千倍；有的是一大部分被壓迫的農民，這些農民雖說無學識，無組織，但是若是無產階級能進行一個敏捷的戰術，來同他們聯合做鬥爭上的事體，是很能幹的。然後有的是科學底和工藝底專家，這些專家都是完全深染了第三階級的世界觀的，有的是軍事專家，這些專家都是在第三階級的關係之內受過教育的，並且與其說在第三階級的關係之內，不如最好是說在那地主制度，手杖政治，奴隸制度底關係之內，領過教的。至於講到國民經濟一方面，那末，各種農業家，技師，教授通都是出自富豪社會；他們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手掌機器之無產階級和手握鋤犁之農民，就無論在札兒尼古拉（ZAREN NIKOLAI），或什麼共和國的大總統威爾遜之下，都是沒有能力入大學。科學與工藝之在此地，祇能合宜於富者，貴者；資本主義祇能給文化於少數人。但是我們應該要由這種文化來建設社會主義。除此以外，我們再沒有旁的材料。我們想馬上就利用那些材料——那些

由昨日的資本主義遺留到今日給我們的材料，來建設社會主義；現在是這樣，凡是吹牛拍馬的工夫，可以不必多做，我們不一定先要養成一班勇敢的清高的有學問的人，然後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祇有第三階級的專門家，此外別無所有。我們沒有旁的石塊，我們不能有旁的法子去建設他。社會主義是應該要佔勝利的，那末我們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由實驗上就應該明白，我們實在能夠利用這些石塊，這些材料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實在能夠利用無產階級，利用第三階級的專門家，使無產階級在這極少數人中享受文化——用這種法子，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並且若是你們不能利用這些材料來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那你們就真是無底的牛皮家和饒舌家。

果然照這種說法，豈不在世界資本主義底歷史的遺產上，又要發生問題！豈不當我們握得權力之後，當我們把勞農會的設備得到手之後，迎着我們，也要發生具體的困難！

關於這點乃是事業底一半，事業底一大半。勞農會的設備，意在使勞動者這樣團結起

來，使他們用他們的羣衆結合底勢力來壓倒資本主義。原來資本主義也壓迫了他們，且資本主義之壓迫是貪而無厭的。我們應將那資本主義所留下的文化握得後，再利用他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應把全部的科學，工藝，一切的知識和藝術等，都拿到手中來。不然的話，那我們就沒有能力能夠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之生活。但是這些科學，工藝和藝術，通在專門家的手裏面和腦子裏面。

這麼一來，好像因爲全部資本主義是矛盾的，就在各種範圍上發生此種事務——一種十分矛盾的事務，一種非常困難但能通行的事務。並非在這個共產主義者的第一時代，因爲想避免各種污點和咎責，就打算以二三十年的工夫來養成一班身家清白的共產主義的專門家；這話完全不是這樣說的，我們應該要容恕一點，我們如何等得二十年的工夫！眼前兩月間，就要整頓一切，來抵抗全世界有產階級，來與全世界的第三階級的科學和工藝奮鬥。此地我們是應要得勝利的。我們用我們的羣衆勢力來強迫第三階級的專門家，替我們做工固然是很難，但是也能夠做得到的；並且若是我們這樣做去，那我們就可以得勝利。



近來托洛次基同志（GEN. TROTSKY）報告我說，我們強迫那些軍官來任我們這一方面的軍事職務，成就的爲數已有數千之多，於是我由此有一具體的意見，即我們利用數人底秘訣，就在此地；但是我們怎樣始能強迫那種分子——我們的敵人——來建設共產主義，且利用那種已經被資本主義所指使來反抗我們的石塊來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旁的建築材料我們是沒有的。總之我們強迫第三階級的專門家，在無產階級底支配之下，由這種石塊來建設我們的建築物是應該的。不錯，這是很困難，但確有勝利底担保品在該處！

在此種新而且困難的途徑上，於我們自然會發生許多失策的事體，發生許多不利益的事體；人人都知道多數一定的專門家對於我們，已實行了有系統的反叛，專門家作工底一種惡意的行爲和惡意的「怠工」（SABOTAGE）我們是常常要在工廠裏，在農事上，在管理上遇着的。我們明白這是一個無限大的困難，並且這種困難，單靠權力是不能戰勝的……我們自然不是反對權力者；我們是常常恥笑那班人——那班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取否認態度的人，並且說，這是一種蠢如鹿豕的東西，究竟應該歸無產階級專政或有產階級專政去統治，去支配，

他們是全不懂得。誰要那末樣說，那他真不失其爲蠢牛或政治的欺騙者之資格，若是有人還讓這種蠢牛在一個集會上，或甚至站在演說臺上，那種人也該自愧的了。什麼威權，什麼掠奪階級底強暴的壓迫，都有能力，能夠對於最高尙的勞工首領李卜克內西（LIBKNECHT）和盧森堡（LUXEMBURG），大胆施其殺害的手段；總之，誰要作正當方法的夢想，他就是我們的極有害的和極危險的敵人。現在的問題，卽在這點。既然如此，那末，若是我們說到利用專門家一層，人家也應該在此地，對於一年來勞農會政治底經驗，加一番注意；在這一年間我們已經打倒了，戰勝了掠奪階級，現在我們就可以解釋這利用第三階級的專門家底問題了。對於此點，我再重述一遍，卽單用權力是一定不能做出多少事體來。必須在權力得勝之後，再以戰利的無產階級之道德的感化，訓練和組織，而爲權力之輔助，以便一切第三階級的專門家在無產階級支配之下，與其工作上發生關係！

人人能夠說：列寧是推舉道德的感化來代替權力。但是若是說一種新的經濟和工藝底組織之問題，能於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之際，單用權力去解決，這仍不失爲盲目的信仰。

無意識！若果我們真能在此一年來之勞農會的工作上，稍有心得，那就無論黨也好，羣衆也好，我們對於羣衆，儘可預先訓戒，我們也可以放心，斷不至陷於此種糊塗境界之內。

第三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底全部設備之利用——這種事務不僅是要靠權力底有效的應用，他所必需的，除這項以外，還有：羣衆中之組織，訓練，如朋似友的訓練；無產階級底組織對於其餘一切民衆之感化；一種新的羣衆的關係之創造，使第三階級的專門家在此關係之內看了，明白對於他是沒有出路了，不能再回到舊的社會去了，他不能不加入共產主義者一方面來幹他的工作了；這些共產主義者是立在他旁邊，爲羣衆之指導，且對於羣衆享有絕對的信用，並且所以這樣往下經理，都是因爲明白這第三階級的科學和工藝之果實——這數千年來文明發展之果實，實在是一切勞動者底私有產業，並非使少數人利用他來出世，享幸福利己的東西。

這是一種極困難極困難的事務，數十年來就有人想利用他，想用種種法子去解決他，但是能是能夠解決的，不過我們先要創造一種權力，一種訓練，一種如朋似友的訓練，一種勞

農會的訓練，一種無產階級的訓練，用來不僅揭破有產階級底反革命者之尸體，且須要包圍他，使他不留殘渣，壓服他，使他依我們的方法，服我們的職務。

我再重述一遍，我們無論在軍事的和經濟的建設上，或在每一次國民經濟會議以及工廠委員會和國有的工廠之活動上，天天都遇着了這種事務。並且在這過去一年裏面，難有特別的一禮拜，這種事務，不是這樣或那樣，不是以此種方法或那種方法被我們去解決，被我們去決定。我會担保的說過，在俄羅斯這一年中之勞農會的活動上，從沒有一個特別的工廠委員會，一個農業共產團，一個勞農會的管理和一個局部農事的分區，不是着了這個事務十數次的。

當時，事務上之困難，亦是一個樣，但亦幸虧這種事務，所以我們始能在現在——在此無產階級的革命權力昨日推倒了掠奪階級之後，來幹我們的一切的事體。我們破碎了他們的反抗，這是很重要的；但是重要的事體，又不僅唯此一點，還須要用勞動者底新組織，如朋友似的組織之力量去壓服他們，使他們替我們做事，我們應該療治他們舊有的毛病，我們又

應該防止他們回到他們舊有的掠奪者的習慣上去。他們都是有產階級的化身，兼任將校的職務，且坐在我們的軍隊司令部裏，他們都是工程師和農業家——這些舊的有產者自稱爲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名稱上無容更改他，總之，按照他們的世界觀，按照他們的習慣上看起來，從頭至尾，無處不表現他們是有產階級。

然則這樣一來，我們可不可以輕視他們，放棄他們呢？我們千萬不能輕看他們，放棄他們！並且假使我們這樣做去，我們定會自尋失敗。我們除開這種材料——這種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材料以外，我們不能再有旁的材料來建設共產主義。我們不應該放棄他們，但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考察他們，破壞他們的反抗，無論如何，均不使他們有何種政治的特權，時時關心他們，使他們與無特性的民衆接洽。文明人之所以陷入有產階級底關係和政治一途的緣故，即因爲他們的全部文化，全是由第三階級的關係，經過第三階級的關係得來的。因此他們容易步步失足，而反革命的有產階級便得到政治的特權。

一個共產主義者那麼說：凡人不應陷入一個這樣的態度，凡人不應污穢了他的手，因此

他應有純潔的共產主義者的手，因此他可以用純潔的共產主義者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無須再利用那些卑鄙的反革命的第三階級的合作派的人了——這完全是一個無底的吹牛家，因為這種重要，是向利用專門家底反面而發的。

實際上說起來，現在最重要的事務，即是：利用那班受了資本主義的教養來反對我們的人，來替我們做事，且對於這種人，時時加以嚴密的監督，在共產主義的組織關係之內，安置他於勞工委員會，以切斷其反革命的陰謀，同時我們可以由這班人，學得種種專門學問。

我們最好是來整頓煽動者，宣傳者和那班由一個工廠勞動者或飢餓的農民底地獄似的困難的命數所鍛鍊了的人之學問——一種這樣的學問：他以持久耐勞的方法教授我們，他以強硬鬥爭的方法指導我們，到如今他亦曾經救過我們；這些通是很重要的；但是這未必就算滿足了，單用這種方法我們是不能得到勝利的；我們還應該把資本主義底一切無價寶——全部科學和文化，拿到手中來，如此，或者可以得到完滿的，最後的勝利。

但是這種科學和文化，我們應從何處取來？我們應該向他們——向我們的敵人去學習；我

們的開明的農民，我們的有階級覺悟的勞工應該在他們的工廠裏，在他們的局部農事分區所，向第三階級的農業家，工程師和其他種種人去學習，以便取得其文化底果實。

## 第十三 吾黨鬥爭之結果

由這點看起來，吾黨一年來之鬥爭，獲了非常的效果；這種鬥爭惹起了不少的利害的衝突，但是沒有這樣的衝突也就不成其爲鬥爭；並且我們對於一個未曾發生過的問題，已經得着實際的經驗，然而，假使沒有這個問題，則共產主義之實現，還是不能成功。例如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同第三階級的文化，同第三階級的科學和工藝——從來屬於少數人之私有財產的——之聯合這種事務——我再重提一次，這種事務是很困難的。勞動羣衆的上層之組織和訓練，在此地算是關係重大。倘使在俄羅斯沒有城市勞動者底一個開明的階級，來作這幾千萬數之不安心的，黑暗的，純粹單獨工作而全無能力的，百年來被地主所壓服了的農民之指揮——這個開明的階級是與這種農民相接近，且爲他們所了解，所信仰，認爲同是一個與他們

自己相等的勞動者——倘使這個組織沒有成立，來固結一般勞動羣衆，來使他們確信這種強奪，輸入，解決全部第三階級的文化的事務之重要，那末，共產主義底事業就無希望了。

我說出的這些事體，並非根據抽象的一方面，乃是根據這一年來之日常經驗的一方面的。倘若在這些經驗之中有許多瑣碎事體，能在某暫時內發生不愉快，那我們祇要於各種情形之中，對於這些瑣事，稍爲深看一點，我們就應該懂得這些活動上的瑣事，這些工廠委員會和技師間之衝突，這些赤色軍隊和那些第三階級的將校，這些農民和那些第三階級的農業家——在這些矛盾，抵觸和瑣碎的事體內，包含有一個不可測量之深的內容。我們是已經戰勝了這種偏見——這種拋棄第三階級的專家之偏見。我們把這種暫時活動很壞的機器拿了來，我們不要去作空的理想；這種機器一步一步的停滯，一步一步的發生毛病，一步一步的陷於萬丈深壑，我們就一步一步的再把他提出來，一俟他照常活動，我們就好引導他往正路上走。這樣並且祇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從這個頹德，滅亡，寥落，窮困，飢荒，可怕的困難之無底的深淵裏面，來完成我們的事業；且戰爭既陷我們於困難之地，而各國底帝國主義者



就正想在這種困難之中，來陷害我們，壓迫我們了。

我們着手來解脫這種困難，這就是第一步。

一年的勞農會活動給了我們許多教訓，使我們在工廠區域和農民作工區域之每一個特殊的情形中，明了此種活動且認之為我們的特有的責任。這就是這一年裏面勞農政府底極大的成功。我們對於這個事體空費了一年之光陰，並無甚害處。我們不能和從前一樣，以普遍的學理來討論第三階級的專門家和無產階級的組織之意義了，我們要把我們的經驗，一步一步來應用到任何一個工廠委員會和任何一個農村組織裏面去。若是我們把赤色軍隊底基礎打好了；若是我們有了一個小小的根基了；若是有了國家化的企業，在此種企業裏面，勞動者明了他們的事務並且已經開始利用第三階級的專門家之幫助，來提高工作的生產力，慢慢地想法子使這些第三階級的專門家重新改過，同時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仍是壓迫他們，使他們與勞農政府同一步驟而進行——照這樣，才算是勞農政府底極大的成功。這種活動多屬無形的，且沒有什麼光彩可見的；若是我們想鑑定他的完全的意義，這是很難的事體，但是

我們的運動之進步明明白白指示出來：我們是已經由掠奪階級底單簡的壓迫之單簡的事務進而爲這種事務，就是我們要一面自家努力，一面教訓羣衆，以便利用資本主義的建築材料來建設共產主義，且強迫第三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專門家來替我們作工。祇有照這個法子，我們方可得到勝利。現在我們可以知道，若是我們按照我們從來所走的這條舊路往下走，我們就一定有獲得勝利之一日。

同志的朋友們，我現在要講下面的問題了，因爲我的說話已經過於延長，但我對於這個問題，無論如何，也要在極短時間內，去闡明他——卽處置一望平原的鄉村底問題。

現在，我把『強迫的工作』，『獨裁政治』和『利用第三階級的專門家』這些問題，通都說過了，於是在此地關於共產主義的建設又發生一個新而且利害的困難。

若是在一個國家裏，其權力已經移到無產階級底手中來了，但城市的無產階級佔少數，大多數是農民，而這些農民又都是慣於各自經營，且深染了這種散碎生活底積習，像這樣又怎樣辦呢？

## 第十四 誰是勞農政府底鄉村柱石

不過這些農民中之大多數，亦因苦於地主和資本家之壓迫，摧殘和掠奪的原故，所以是很願意爲無產階級之助的。祇要城市的勞動者能有覺悟，且任事果敢而有人性，不以利祿首領之心惹起他們的有理的憎惡；祇要城市的勞動者能以伸張公理人道之心，來同這些農民相接近，那末，城市的勞動者就可以得着他們一種極親愛的信仰和極完滿的援助。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這就是勞農政府底鄉村柱石。勞農政府亦必須要在這大多數的勞動者一方面得有極誠實的援助，始能支持下去。我們是已經得着此種援助了，因爲城市的勞動者千方百計，於我們意料之外，已經與那些窮困的鄉村民衆，有了結合。

國家權力從前曾經阻擋此種事務，但是現在就極全力來援助此種事務了。並且亦幸虧這個舉動，勞農政府始得成功，而勝利之担保品就在該處。

剛纔我所說的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這些農民慣於各自工作，自由耕種，並且他們的心目

中，認為這是一件合法的事體。他們的判斷所以如此，因為他們總以為：「我——我作了工，得了麵包，這些麵包都是我費了許多血和汗換來的，我拿這種東西我自由出賣，我難道沒有道理麼？」這種態度是農民的通病。

但是我們從俄羅斯發展底全部經驗上，可以知道，所謂自由買賣者，無非是飼養自由的資本家；並且若是一個國家鬧了大飢荒，變成「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狀態，還來講什麼自由買賣，那就為一片麵包的小問題，將會無所不為，甚且降而為奴隸牛馬，所以在一個鬧荒的國家來講自由買賣，可以說是摧殘多數人來增加少數人之幸福。

在一個鬧荒的國家裏面，第一種事務，就是救濟農民，這是我們應要指示出來的；不過因為這些農民都是分散的，零碎的，他們又慣於獨自生活，獨自工作，所以救濟的法子，祇有把這些羣衆聯合起來。

對於這個困難的事務之實現，表面上是不會發生什麼阻礙的；至於要用權力去辦理這樁事，也是已經很顯明不成問題的；我們斷不拋棄權力底應用；我們知道，在農民之中定有鄉

村重利盤剝者，來實行反抗我們，同時且組織白衛軍的暴動；但是這並不適合於農民底全體。富農是在少數方面的；但亦用得着鬥爭，再一次的鬥爭；他們是應該壓迫過人家的了，我們亦必要壓迫他們；但是在鄉村裏面，這個壓迫掠奪階級的事務，從勝利一方面的解釋，又要發生一個問題，非是用權力可以解決的；這一點也是和我們其餘一切的事務一樣，在農民之中，祇有用羣衆的組織，用城市的無產階級之繼續的教育的感化去解決他。

我們能不能把這種事務，實現出來呢？——是的，我們對於此點，由經驗上就可以知道；並且祇因為這大多數之農民相信勞工的政府，於是方可在這種信仰底經驗上，對於勞動者來設立基礎，此種基礎之設立是已經着手且必須繼續進行，不過繼續進行是一定要有友誼上的感化和訓練的。

這種具體的事務，實實在在是擺在我們目前的。

當我們設立救貧委員會，當我們與鄉村實行貨物交換之際，我們這種努力，並非爲維持富裕者的貨物起見，第一個目的實在是想由城市交出一部分之貨物，來維持貧民的生活，所

以這樣，我們才可以一面救濟貧民，一面利用他們的幫助來戰勝那班富農，來奪取其剩餘之糧食。

在一個極大的國家裏，交通又極不便利，農民又非常散碎，要求解決這個民衆需要麵包的事務，是有無限大的困難；這個事務是費了我們許多心血的。若是我把委員會議底一切開會，回想起來我應該說，勞農政府再沒有旁的唯一的事務，比這個事務更爲繁雜，更多費過周折的。我們既然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這樣散碎分離，又有極重的習慣和無學識，且愛作農村的獨自生活，此際，糧食自由買賣之禁止是很困苦，且同時一定有政治的欺騙者，各種樣的社會革命黨和門什維克乘機而起，來刺激農民並且和他們說：『人家掠奪你們了』。

## 第十五 猾奴利用飢荒從事煽動

不錯，有一班這樣的猾奴，但自從經過一年勞農會的活動之後，且經過貧民救助底勞工

出來證實：我們最近一月給了鄉村四二·〇〇〇貨車（WAGONS）之生產物，而我們所收得之糧食，為數僅三九·〇〇〇貨車之後，雖然就有一些猾奴出來叫喊：『農民，勞農會政府掠奪你們了』，也是白費事的。

當城市的勞動者身疲力竭，而城市和俄羅斯其他不可耕種的地方所鬧之飢荒又無可比倫；當農民佔領了一切的土地而奪得了糧食；當多數農民——我們知道這個——在勞農政府底第一年内，不是替地主，也不是替商人，祇是替自家工作，而改良了他們的生活；到了這樣一個時期，一國之荒象，轉而盤旋於城市和不可耕種的區域之中，各種資本主義者利用飢荒，盡力來破壞我們——在這樣的時期內，有一種人穿着門什維克的，社會革命黨的或其他的蠢牛的衣服出現，且敢宣言：『人家掠奪你們呵！』這是資本主義底走狗，我們將要並且定要不以他種方法而以資本主義底走狗去對待他們。

到了那個時候，勞農政府視飢荒問題為他的主要的困難，則每一個勞農委員底責任，就在拿一切剩餘的糧食來給與荒民。這是很顯明，很瞭然的，這是為一般聰明人所容易懂得

而沒有反對的餘地的。不過此地常有欺騙和政治的陰謀，來顛倒，曲解，朦蔽這一個單簡的，明白的，瞭然的真理！

這種真理底柱石就是城市的勞動者。因為此種真理如此昭彰，所以城市的勞動者就從事他們的無限困苦的工作。到如今他向貧苦的農民說了：『我們和你們一塊兒構成勞農政府底真實的柱石』。為達此目的起見，就要創設救貧委員會，創設貨物交換底組織和消費組合底義務的引誘，來把那全部的民衆聯合起來。各種已經頒布了的關於農業範圍的布告，都深含了此種根本觀念，各種對於城市勞動者的通告，都是這樣宣讀出來：『你們快和貧苦的農民結合起來，不然，你們就不能解決這個極重要的和極困難的問題了——麵包問題。』但是我們對於農民就這樣說：『或者你和城市的勞工結合起來，那末，我們就會得勝利；或者你迷信那班帶門什維克色彩的資本家或資本家底走狗，奴僕之教訓和匡正，這班人常勸你們說，『你不要受城市的掠奪了，還是經營你的自由買賣罷；誰是富裕，也是他理有應得的，至於那班飢餓而死的人，與你甚麼相干』。那末，你就會自尋滅亡，你就會變為資本家



底奴隸，來推倒勞農會俄羅斯」。祇有資本主義時代的人就是這樣想：『我經商，我圖利，凡人均爲己，上帝爲萬民』。因爲資本主義之結果是這樣，所以才發生戰爭，所以勞工農民才永世爲乞丐，富豪財主才永世爲特殊階級。

現在的事務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在實際的工作上，來與農民接近，我們應該怎樣把貧民和農村的中等分子組織起來，以便喚醒他們，一步一步改良他們的守舊的癖性和自由貿易的企圖，以便反駁或治理他們的固有的，『自由的』努力。『自由』這個名詞是一個好名詞；人都說『自由』：什麼經商自由，販賣自由等類。並且門什維克，社會革命黨那班欺騙者是慣於拿『自由』這個美麗的名詞，亂七八糟在各種報章上，演說上去發表；但是這是資本主義底無底的淫婦和騙子，他是從消極一方面來破壞民衆的。

## 第十六 對於飢荒之鬥爭

在這個最後的時期內，在這個最後的一月和一星期內，防禦會議和國民委員會底會議之

最關心的一點和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後來同飢荒鬥爭。

現在值此春季，飢荒之於我們，實在是一個利害的苦難；我們的極困難的時代，就是眼前的春季了。和上年冬季之末，春季，夏季之那個困難的時期一樣，我們今年又碰了現在這一個困難的時期。那班白衛軍，地主和資本家現在又有再一次活動之希望，不過，雖然他們尚有一次利用飢荒的機會，但他們始終是沒有能力能在公開的鬥爭中，來戰勝勞農政府。

還有一班人自稱爲門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右或左——每當求救的程度愈利害，飢荒愈迫近的時候，他就匿跡羣衆之中，宣言爲勞動民衆底同黨，希圖利用飢荒來煽動民衆反抗勞工與農民底政府，他們並不明白，上年東部社會革命左黨姆那耶夫（MURAVJEW）之反叛，同白衛軍在戰爭中斷送了萬數勞工和農民之生命，所以現在這種飢荒底利用和煽動，也是社會革命左黨一種同樣的政策用來利用勞工的，這種政策除直接援助白衛軍以外，並沒有其他的意義。每經一次這樣的煽動，則抵抗白衛軍之犧牲愈爲浩大。當上年姆那耶夫開始反叛之

際，他將全線散開，竟得着一個全軍覆沒的結果了。

因此之故，所以我首先必須要用極簡括的形式，來談各種具體的事實。

## 第十七 關於救濟方面之切望

倘若我們現在的情形，關於糧食一項，又和上年春季一樣復身變惡了，那末，現在我們最迫切的希望不僅戰勝這個困難而已，且將要比上年好好的來脫離這個困難。這種希望，

根據東部和南部底實情看來，是很可樂觀的，並且東部和南部乃是俄羅斯的主要的穀源。

近日來，經過國防會議和委員會議底切實的商議我們已經精密的確定了，在卡站（KASAN）到薩拉多夫（SARATOW）一帶，在禾爾加布古馬路綫（VOLGA-BUGUMARAHN），從莎馬拉（SAMARA）以東，在禾爾加河（VOLGA）底那邊，已經堆聚有九百萬『普特』（PUT，俄國重量名約合四十磅）裝妥帖了的糧食。

最大的困難，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們的交通事務既如此之不便，而機關車之缺乏又如此

其大，故是否我們能夠把這些糧食輸運出來，我們是不能斷定。這就是近來我們的活動上最要注意的地方，因此我們就採用了一個這樣的方法，從三月十八號起到四月十號止實行完全停止旅客的運輸。

我們知道，這是很困難。一定會有煽動者來援助白衛軍大聲呼叫：「看呵，看呵！國民遭了飢荒，還要把客車沒收去，就不能得到麵包了！」這類的煽動家是所在皆有的。但是我們自家說一句，「我們處於各種困難之際，對於誠實的勞動者之意見，是算定了，他們是會站在我們這一方面的。」

據鐵路人員底報告，事實上這種運輸之停止，實在空出兩百個車頭來了。此種運客的車頭之氣力，比之運貨的車頭是要弱些，但是我們算計了，在這個時候，他亦能運出三百五十萬「普特」的糧食給我們。不然的話，若以一部分的好商與飢民接洽，此來彼往，在此際來把糧食私自交換，那末，至多也不過輸出五十萬「普特」罷了。凡是有經驗的鐵路人員，凡是曾經到過阿瓦運線並親眼看見這些糧食往往直接堆在雪上的人，莫不認這種事實為

眞確。裝糧食的布袋是能夠腐爛，而沒有布袋的糧食是潮濕的；至於若是洪水一來，這就更糟糕了。但是我們已經決定採用這種困難的方法，並且証明：人家實在不能把此種事實瞞着大多數的勞動羣衆，社會革命左黨底煽動者實在沒有能力誘惑他們，而此種事實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停止旅客運輸這一個這樣困難的方法本可以輸出幾百萬「普特」的糧食。我們應該將那些「什麼停止旅客運輸是有害的」欺騙，虛僞和笑話丟開，並且說，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 IWANOWO-WOSNENSK 底勞工之救助，親自到南部去運糧食，實在可以得到充分的麵包的。

我順便說一句罷，簡直沒有旁的一個城市出了這樣多的力量來做貧民救助底組織事業（*Die ORGANISATION DER VERPELLENEN QUWISSENS*）像彼得格勒的；所有他的好力量都已經用到工作上了；因此凡屬立在頭一等的城市之勞工也應該出來經理才是。

社會主義的革命沒有勞工階級是不能成就的；若是在勞工階級沒有聚集許多的力量，仍

是不能實行社會革命，因為祇有勞工階級始能指導那大多數的，被資本主義踐踏了困倒了的，不識字的，散碎的鄉民。進一步說，這種鄉民也祇能受極開明的勞工底指揮。不過良好的力量是已經用盡了，沒有了，此時我們就應該以普通人和少年人之活動，來補充他。他們是最容易有錯誤的可能性的——但是祇要他們經過無產階級之鍛鍊，而能夠盡忠於勞動者底事業，這是不甚要緊的。

## 第十八 禾爾加河流域和他處之糧食貯蓄

我們是已經採取這一類的方策，打算派許多能幹的人到禾爾加布古馬一帶去。卑爾若卡洛夫大將(GEN. BRUCHANOW)是已經同一部分勞工往該處去了。至於其他一帶的地方我們也派有一部分的軍隊和勞工，我重提一遍，迫切的希望就在這裏，我們將會得到麵包了。這半年是很困難的，但是下半年亦將依然如此困難，因為代替一個很利害的敵人，我們還有一個敵人，不過這個敵人是會自行瓦解，而各國勞農會運動就一天一天增大起來。

我們經過鄭重的考慮和計算底許多次的試驗，根據這個原故，我們就下一個解釋，旅客運輸之停止將會給我們以可能，來運出這幾百萬「普特」的糧食，來利用這東部和南部底豐富之穀源。在這個困難的半年裏面我們將會戰勝我們的主要敵人——飢荒；並且除此以外，我們現在的情形實在比上年要好些，因為我們對於糧食有了預備。

當上年的時候，捷克斯拉夫（TSCH ECHO-SLOW AKEN）進逼至卡站（KABAN）和沁卑爾斯克（SIMBIRSK），烏克蘭（DIE UKRAINE）是屈服於德意志之足下，克拿斯洛夫（KRASSNOV）又以德意志的金錢，組軍隊於頓河流域（AM DON），於是南部完全與我們隔斷了；但是現在的烏克蘭是已經脫離了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底羈絆，而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心想從烏克蘭運出六千萬「普特」的糧食，但是他祇運出了九百萬「普特」，並且在這九百萬「普特」糧食中間，他連帶運去一個這樣的附加物，這個附加物是為他所不能消受的——布爾什維主義。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是已經被布爾什維主義驅走了，倘而英法的帝國主義者依然如此極力向俄羅斯內部進逼，那末，他們也是會被布爾什維主義所驅逐的。

現在，我們有一個勞農會的烏克蘭但是烏克蘭勞農政府要這樣方能與我們互相並立，當麵包問題發見之際，不故意表示其商人根性而抬高物價，不爲那班投機者或某種的農民一樣的投機事業，這些投機者說，「飢民對於糧食之需要甚大，我來做一番國家專利的事業，若是國民鬧了飢荒，要來賑救的話，他就會多給錢，於是我可以賺得厚利。」一班鄉村的所有階級，富農和投機者都是這樣着想，而各種熱心糧食壟斷的人和染有「自由貿易」習氣的人無非是「助桀爲虐」，換句話說，就是增高富農之自由，於勞農者底自由全無補益，甚且飢餓而死。不過烏克蘭的政府已經說了：第一個事務就是援助鬧荒的北部。若是那被飢荒所困的北部保持不住，則烏克蘭亦沒有保持的希望；若是烏克蘭來援助鬧荒的北部，則烏克蘭的確可以保持住，的確可以得勝利。

糧食貯蓄之在烏克蘭是非常之大。想一次完全拿來是不可能的。我們是把我們的優秀的勞農分子派到烏克蘭去了並且已經得着如下的一致報告：「糧食的預備是很足，但是想做一次完全運出，是不可能的，因爲缺乏運輸機關。德意志把烏克蘭蹂躪到了這般田地



，所以要在此處來着手組織一種機關；現在此地秩序混亂到了萬分。我們的窮困的時期，當我們十月革命（DIE OKTOBERREVOLUTION）後之一星期我們坐守斯莫尼大街（SMOLNY）來和滅亡奮鬥的時候，簡直比不上現在我們在烏克蘭所處的這個困難。」因為缺乏人數，因為沒有人在那裏能夠建設勞農政府，因為絕對的沒有設備，因為找不出無產階級的中樞像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因為烏克蘭無產階級之中心點還在敵人手裏，因為在基輔（KIJEV）沒有無產階級的中樞（PROLETARISCHES ZENTRUM），因為那被飢荒所困的都雷資卑根（DOUEZHICKEN）還沒有解脫哥薩克（KOSAKEN）的羈絆——因此從勞農同志（SOVIETGENOSSEN）底口中發出一種呼聲：『快來幫助我們，北部的工友們呀！』

我以我們用烏克蘭同志們底名義向彼得格勒的工友說，——我們知道彼得格勒的工友們所盡的力是已經比旁的任何城市都要多些，『勞你們的駕，再費一次你們的大力！』因為這塊地方已經是受了無限的苦難，田園寥落，氣象荒涼，在此地來建設勞農政府底機關是很合宜的，這也是我們現在能夠並且應該援救烏克蘭的同志們的！

我們在吾黨底中央委員會裏面已經討論過此種情形，決議的事務，即，首先在烏克蘭之活動均以一切建設機關爲焦點，一俟活動稍有奏效，而我們手中有了武器，且設備又已完全，那個時候到了六月初一，我們就可以得五千萬「普特」的糧食。

至於這個事務能否完全實現，我不願意絕對担保。我們通都知道，我們對於我們的事業，即如許多已經成就了的事業，都是不能定期去完成的。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做到這個事務底一部分。更且你們應該知道明白，在這個困難的日子裏面，若是飢荒逼迫我們愈利害，若是我們對於東部和南部的全部救濟機關之活動愈充分，那末，我們就有這點可能，馬上得着南部之幫助來改良我們的位置。

## 第十九 頓河流域——一個糧食的源泉——赤色軍隊之戰勝

除烏克蘭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其他的源泉——頓河流域 (Das Dongebiet)。在該處赤色軍隊已經得着一個可驚的勝利。前幾個禮拜我們的情形是處於與主要敵人克拉斯洛夫 (Krasn

now)，與將校哥薩克戰爭中，哥薩克始初則被德意志，落後又被英吉利和法蘭西的大批金錢所收買，英法現在仍是繼續援助他——前幾個禮拜我們的情形是很緊急的；現在我們已經以加速度的速度，在頓河流域之一段，不僅進佔到了查利青（ZARIGYN），更且由查利青一直往南侵入了。克拉斯洛夫夫和一些頓河流域底反革命黨是潰散了，而帝國主義者之一切援助他的計畫也無能為力了。

這現在可有什麼舉証呢？我們可以說，我們對於石炭和糧食之需要是已經得到了，沒有石炭和糧食我們就會失敗，因為缺少石炭而鐵路和工廠即將停頓，因為沒有麵包而城市的勞動者和大部分不可種植的地方之民衆即將身受飢餓底苦難。

頓河流域底糧食貯蓄亦和烏克蘭是一樣的富足，並且在該處我們除了缺乏設備以外，也是沒有旁的困難可說；在每一個隊伍裏面，都有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有一個由勞工階級組成的委員會和貧民救助底勞工團體；主要的困難，就是：因為白衛軍之退却，各種橋梁都毀斷了，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這兩條主要鐵路中，沒有一條可以使用的。

國防會議和國民委員會底會議之最後一次的開會，我們於是就變了方策，實行任用專門家並且探問他們，看怎樣才可以取得修繕路綫之材料，怎樣才可以至少恢復其中之一條，以濟眉急。在國防會議最後一次開會中我們可以斷定，一個猛烈的努力之結果，不僅能取得合宜的材料，且有我們的從該處而來的同志之担保，担保這兩條路之修復，雖有春水驟漲，亦難為患。這兩路交通之恢復，其價值大概也不弱於許多次之戰勝哥薩克，並且我們可以就可能二字說道：『我們應該還要努力度過這幾個月底困難，打起精神來擁護依萬洛瓦瓦斯 雷遜斯克 (IWANOWO-WASESSKSIK) 的，彼得格勒的，莫斯科的勞工之救助』。除開運輸稍難之東部以外，除開糧食貯藏豐富而缺少設備之烏克蘭以外，我們尚有那赤軍戰勝了的頓河流域。我們詳察鐵路上的和做救助事業的專員之多數報告，所以我們能夠預先見到，能夠根據一種精密的計算來說，我們實在是居於一種極真實的，極穩固的安全地位，不僅和上年一樣我們可以度過這個難關，實際上我們的位置還有變好的可能性。

## 第二十 我們以殲滅敵人爲成功

我們的敵人內部已自行瓦解，而國外的敵人亦將無長久存在之餘地。同志的朋友們！因此在此地那些由外國的同志所傳來的消息，我們可以確信無疑了，近來我們和那些國外的同志在莫斯科建設了國際共產黨。在巴黎，則一切的演說家在國民會議席上攻擊布爾什維主義者，都由講演台上被驅逐下來了。是了！我們是會得勝利的！帝國主義者能夠吸飲數千萬勞工之血肉，又能夠殺害一個盧森堡，一個李卜克內西和其他數百之國際黨底優秀代表，更能夠在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底監獄裏面，滿拘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但是，——這是挽救不了的！勝利是在我們這一方面！因爲「什麼是勞農會」，「什麼是勞農政府」，這個問題都已經被各國的勞工知道明白了，雖然有許多虛偽，有許多黑暗的潮流，也是無能力阻擋他們的。並且各國底資本家實在沒有出路可找。我重述一遍——當媾和之際，他們是會起爭論。法蘭西已經是攻擊意大利，日本亦準備對付美利堅，他們這種臟物是分不清楚的。他們把這個無限大底戰時債務，這個空前的負擔，都往國民身上推。而國民幾無

處不遭戰爭之塗毒，無處不缺乏生產物，無處不鬧飢荒。協約國圖謀本國安全之不暇，猶口口聲聲援助反革命黨。並且無論在巴黎，倫敦紐約其勞動界都已經把『勞農會』這個字譯成他們的文字，他們要使每一個勞動者都明白這個字，因為他們知道，那種老的第三階級的共和國是全無補於事實，祇有工人的政府才可以救他們，才是他們的救星。

所以俄羅斯勞農政府所積之困難愈多且利害，實為世界上各個極有準備的極強盛的國家底強權政府傾覆於俄羅斯手中之先兆。但俄羅斯勞農政府之所注意者固不僅在此，還須要取得全世界勞工之感情，敬意和道德的援助。我們毋庸誇大其詞，亦不必緘默不言，無論在德意志或其他各國總免不了要犧牲許多勞工底血肉，要殘殺許多社會主義底優秀首領——這是我們所知道，並且這也不是盲目——但是根據這種全世界勞工之感情，敬意和道德的援助，我們可以斷定：勝利，完全的勝利是在我們這一方面的，因為各國底帝國主義者已經有好些是被屈服了，因為勞動界是要戰勝那種醒醉和欺騙底狀態了，因為勞農政府是已經得到全世界勞工之敬意了；無論何處人人都祇希望勞農會之建設，其希望之目的，都在勞動者奪得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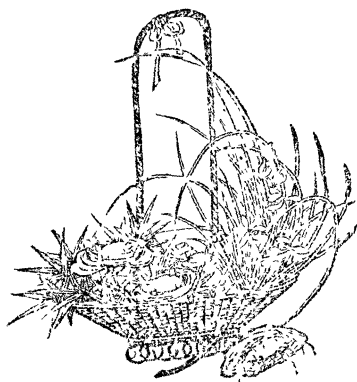
權。

若是勞動者——無論是未發展的或在一個後進國家裏面組合的勞動者——明白，於取得政權之後，創造一種力量來抵抗全世界底帝國主義者；若是勞動者完成了這種事業，已經由資本家手裏奪得了工廠，已經由富農手裏奪得了土地；若是這種真理已經灌入各國底勞動羣衆的腦子裏去了，那末，我們可以明明白白用充分的證實再一次大聲說道，根據世界大勢看來，我們是一定要得到勝利的，因為有產階級是陷於動搖狀態了，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再來欺負勞工了，因為各處勞農會運動之根基也深固了，於是我們馬上可以看見，和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號我們的勞農共和國之產生一樣，和前幾天第三國際共產大會之產生於莫斯科一樣，快有國際的勞農共和國出世了！

---

譯者按：此書係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號列寧  
(N. LENIN) 在彼得格勒一個集會上作的講演  
，原名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 •





# ● 人民出版社通告

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人爲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爲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人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要求，特在這裏慎重聲明。

## ▲ 馬克思全書

馬克思傳

王仁編

工錢勞動與資本（已出版，定價一角八分）

袁讓譯

價值價格與利潤

李定譯

哥達綱領批評（印刷中）

李立譯

共產黨宣言（已出版）（定價一角）

陳佛突譯

法蘭西內亂

資本論

剩餘價值論

經濟學批評

革命與反革命

自由貿易論

神聖家族

哲學之貧乏

猶太人問題

歷史法學派之哲學的宣言

### ▲列寧全書

列寧傳(已出版，定價二角)

國家與革命(印刷中)

孔劍明譯

李漱石譯

劉英譯

李漱石譯

李漱石譯

吳智譯

錢潤譯

黃式遵譯

胡瑛譯

張九思譯

張亮譯

康明烈譯

勞農會之建設(已出版，定價一角六分)

無產階級革命

現在的重要工作(印刷中)

勞工專政與憲法會議選舉

討論進行計畫書(已出版，定價一角)

寫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已出版，定價一角二分)

共產主義左派的幼稚病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末局

第二國際之崩壞

共產黨禮拜六(已出版，定價一角二分)

列寧文集

李立譯

張空明譯

成則人譯

成則人譯

成則人譯

孔劍明譯

李墨耕譯

張空明譯

羅慕敢譯

孔劍明譯

王靜譯

孔劍明譯

## ▲康民尼斯特叢書

共產黨計畫(已出版，定價三角)

布哈林著

張空明譯

俄國共產黨黨綱(已出版，定價一角)

張西望譯

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布哈林著

彭成譯

世界革命計畫

胡友仁譯

共產主義入門

布哈林著

羅維譯

共產主義

鮑爾著

張松嚴譯

創造的革命

鮑爾著

李又新譯

到權力之路

柯祖基著

孔劍明譯

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印刷中)

成則人譯

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

托洛茲基著

羅慕敢譯

國際勞動運動中之緊要時事問題(已出版，定價三角)

李墨耕譯

共產主義與婦女

王覺編譯

俄國革命與社會革命

張亮譯

## ▲其他

李卜克內西紀念(已出版非賣品)

馬克思學說體系

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倫理與唯物史觀

簡易經濟學

多數黨底理論

俄國革命記實(已出版，定價三角五分)

多數黨與世界和平

馬克思經濟學

家庭之起原

太平洋會議與吾人之態度(已出版非賣品)

勞農俄國問答

同人

布丹著 李立譯

恩格斯著 陳佛突譯

柯祖基著 張世福譯

阿卜列特著 張空明譯

波斯格特著 康明烈譯

托洛茲基著 周詮譯

托洛茲基著 周詮譯

溫特曼著 楊壽譯

伯伯爾著 張空明譯

漱石著

張亮譯

以上各書，已有十餘出版，其餘的均在印刷和編譯之中，預定在本年內完全出版。購讀者請直接寄函本社接洽。寄售處全國各新書店。

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六號

**人民出版社啟**

